

编者的话

8月上旬,纪念傅山先生诞辰416周年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展示周活动在中华傅山园举办。本周起,《太原晚报》“天龙/文苑”版推出新的专栏“傅山与锦绣太原城”。

傅山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。作为明清时期著名的经济学家、文学家、书画家、医学家,他既是一位“百科全书式”的文化名人,更是一位热爱故乡、深受百姓爱戴和敬仰的先贤。他用诗文书画倾情描绘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,表达出对汾河故土、锦绣山川的热爱。

由傅山学社社长范世康担任主编,何远、孙国华、高福庆撰写的《傅山与锦绣太原城》一书出版后,受到读者好评。我们特开辟专栏,将陆续选登书中部分内容。专栏文章一定程度上再现傅山先生当年闻见和感悟的“锦绣太原城”,相信读者细读品味后,会产生新的思考和体悟。

太原西南十五公里处的古城营村,是太原近郊一个繁华的大村庄。1000多年前的北宋初期,这里曾是被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淹的巨大废墟。那座在公元前497年就赫赫有名的晋阳城,西晋志士刘琨扩建的晋阳城,皇大唐的都城,层层累积,深埋地下,绵延着1500多年辉煌而悲壮的记忆,引来后人无尽的凭吊和思古之幽情。欧阳修对此发出“秋草自绿埋空垣”“气象寂寞余山川”的感慨。在元代僧人小仓月眼中,昔日之古并州断垣寒草,荆榛禾黍,秋风白塔,犬吠声忙,正所谓“伤心虎踞龙蟠地,汾水青山夕照中”。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曾登惠明寺塔秋望,感慨“西山万古壮陪京,一日汾流入废城”,听“浩浩市声争晓集”,看“响哟原隰但秋耕”,发出“千尺浮图暮烟底,瓦盆浊酒为谁倾”的慨叹。元好问过晋阳故城,亦喟叹自从失去这道屏障的光彩,河洛一带便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,期盼到得太平盛世,好让人看到官家重筑晋阳城。

晋阳城被毁600多年之后,傅山也来了,用悲愤的笔法、抱憾的情感画了一幅《古城夕照》,还题了一段长长的文字:

古城在晋祠北十里,今太原县之西北。西近山,城垣基在焉,间各五六里许。或云是智伯灌晋阳时事也,然似太邈,其实赵宋灌刘晏之城耳。至今有所谓南堰、北堰,皆近之。斜阳荒草,游客有经,辄复动兴亡之感,若云有景可观,却非山水花树之足眩人者矣。今太原府城西北亦有所谓古城,非是。俗人云时现城郭楼堞之形,或曾见之。

这段文字,可视作一篇精到的考证。傅山指明晋阳古城的准确位置,能看到城垣间隔五六里的础基,认为赵宋水灌的是北汉晋阳城,并以有名南堰、北堰者靠近为证。且断定当时太原府城西北有名“古城”者,不是晋阳古城。傅山立于斜阳荒草,又听老百姓说时不时在晋阳古城遗址上恍惚看到城郭楼堞的形态,兴亡之感油然而生。

在明代,晋阳古城亦向来为文人墨客寄慨之地。现在为人熟知的写过《汾河晚渡》的明侍郎、太原人张颐,也作《古城夕照》诗二首:

晋阳古城称嘉丽,舞村歌楼弦管脆。繁华富贵一朝空,独有斜阳在天际。淡烟衰草残霞中,离离禾黍生故宫。牧童下山香径静,白杨无数号西风。

明嘉靖十六年(1537)巡按山西的苏祐亦有《太原怀古》:

独上山城思寂寥,英雄千古恨难销。鸣蛙尚产居民灶,惊马空留义士桥。齐洞僧归云冉冉,汉宫人去雨潇潇。堪怜此地多离乱,莫向明时负酒瓢。

苏祐凭吊的即晋阳古城。苏祐在太原与高汝行交好,他视高汝行居住的晋祠东庄如幽深之辋川,平田白鹭,曲径云连,把高汝行比作宋代避俗的林和靖、汉代谈经的服虔(《望东庄赠高宪副》)。此时纂修《太原县志》的高汝行于晋阳古城最是熟悉,以为其“保障瓜分韩赵魏,弹丸虎噬宋元金”,他每每经过,满目空壕落日,牛羊下矣,故垒秋风,草木深黄,惟余古塔,高倚云岑(《古城怀古》)。

晋藩靖安王朱新(1582—1602在位)亦来凭吊,有诗云:

保障城边对夕曛,蛙声聒夜犹闻。荒台欹瓦迷秋草,空谷昏锁暮云。

晋裕王朱求桂(1593—1630)好古右文,常流连山川,吟咏不置,他来凭吊晋阳古城,带些淡淡的忧愁:

极目寒烟起,城头噪暮鸦。霞明林外水,风落岸边花。古堞连晴汉,长桥带夕沙。纷纷羁旅客,歧路宿谁家。

为傅山祖父傅霖作传和诗稿作序,曾任山西按察使的湖北京山人李维桢(1547—1626),曾作《晋阳宫》四首,其一咏北齐亡国之史实:

无愁天子乐如何,十二朱楼别院多。一曲琵琶弹不尽,晋州城破故军过。

为傅山所称赏的李溥亦有《古城夕照》诗:

晋阳遗址旧唐宫,几代豪华逐晚风。人物萧条佳气散,山河惨淡霸图空。断垣草密葞寒兔,远渚沙深起塞鸿。自是斜晖千古照,不堪惆怅满西红。

这些弥漫悲凉之气的诗作,皆见诸志乘。康熙《阳曲县志·古迹》下附有“八景”,纂辑者于“古城夕照”寄慨尤深,所谓“山河如故,当时之人民安在,庐舍安在,繁华富贵又安在!”

清雍正《太原县志》卷十六“杂志”载“古城现影”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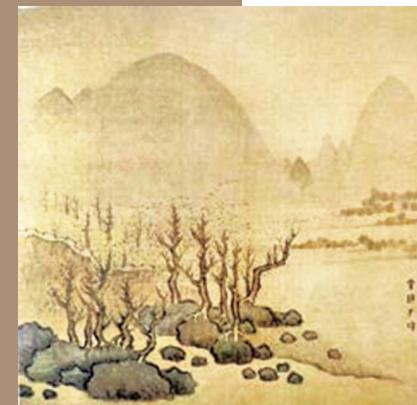
父老相传,遇阴雨之余,或烟雾之中,昧爽之际,古城城廓楼堞、宫室烟树,宛一都会,日出乃灭。

清乾隆《太原府志》亦从《太原县志》辑入此条。然“古城现影”究竟在什么年代出现?直到清道光六年纂辑的《太原县志》,在卷十五“祥异”下,第一次出现“古城现影”的具体年份记载,是为明嘉靖四十二年(1563)。从康熙二十一年至道光六年,都过去145年了,“古城现影”的传闻忽然在志乘中有了明确的记载,是从何种秘籍图册中采择而来,不免让人生出疑问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父老相传之“古城现影”,到傅山生活的年代仍未中断。

傅山与锦绣太原城①

古城夕照

何远 孙国华 高福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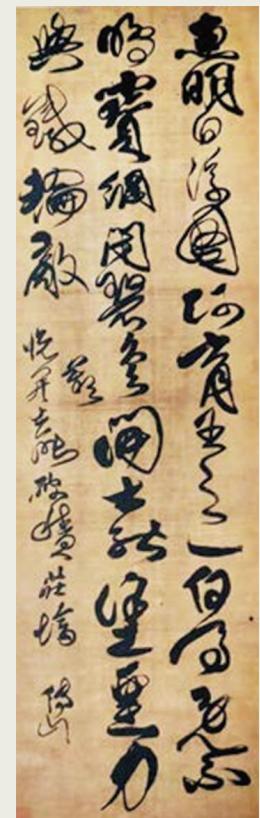


傅山画题《古城夕照》

康熙《阳曲县志》·
古城夕照
延伸阅读——



傅山画像



傅山书《惠明向浮图》诗

这似乎是一种暗示或隐喻,逝去的晋阳古城,仿佛有着不屈的灵魂。傅山凭吊晋阳古城是何时不得而知,推测应在国变之后。他经常在晋源、晋祠一带活动,且在晋祠隐居好长时间,晋阳古城当是他不时凭眺寄怀之地。晋阳古城遗址连同其周围的胜迹成为傅山念兹在兹的巨大想象场域。他76岁时,还为晋阳古城遗址附近的惠明寺舍利塔撰书重修碑记。

惠明寺建于隋文帝仁寿二年(602),其中,舍利塔(阿育王塔)是惠明寺的典型建筑。隋文帝杨坚赐额“惠明”,即佛家“慧明”之意。

赵光义下令火烧水灌晋阳城时,惠明寺也遭损毁。宋真宗咸平二年(999)三月壬戌“大震电风,寺塔灾”。咸平六年(1003),朝廷下令重建,不过民间传言是因此处遗址上有灵光闪现才重建的。景德三年(1006)七月,塔才建成。据载,当时为了烧制砖瓦建寺砌塔,3年间竟然将东南八里晋阳故城内的潜丘之土都用平。大中祥符二年(1009),朝廷“诏广堂庐五十有四间,以东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本赐之”。元丰八年(1085),吕惠卿“使河东实兼领太原军府事”,应寺僧惠素之请撰《惠明寺舍利塔记》,有云:“自隋唐五代以至我有宋,凡四百余年之间,虽时迭代易,人降天灾,而舍利之神异终不湮灭矣”。元末,惠明寺和佛塔又毁于战火。

明洪武十八年(1385),惠明寺和舍利塔重建。重建的舍利塔与五台山大白塔、代县阿育王塔、北京北海白塔和妙应寺白塔形制相似,为中国19座阿育王塔之一。明清之际,太原县八景之一的“古塔凌苍”就是指此塔。

到了清康熙年间,惠明寺舍利塔再行修葺时,专门请傅山撰书碑记。在这篇近1600字的碑记中,傅山以人书俱老之笔描述了惠明寺舍利塔之伟观:

兹晋阳古城,并州旧址,惠明陈若,华藏浮图。传阿育八万分之一,在真丹一十有九之数。立白霓于悬瓮,西通雪山。接紫光于泥连,东来沮洳。(《重修惠明寺舍利塔碑记》)

碑记中,傅山还阐释了他毕生对佛法精研的心得,“究竟坚固,无间薰修。苟亏实因,安证真果”,“离形无识,离识无智,离智无圆,永泊舍利”,这其中蕴藏着哲学层面上转识成智、圆融无碍之追求。这种追求以书法观之,正如识者所言,

此碑记为傅山晚年行书代表作,“全篇右军一脉风韵,间有自己的风格”。“自己的风格”即自家面目,亦是自家风骨,傅山之风骨渗透在对晋阳古城的描摹中,历400年而为太原这座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城所呵护珍惜。

2001年,位于晋源区古城营村学校内的舍利塔又被修缮一新,历经沧桑的古塔浑润耸立,重放光彩。正如重修碑记云:“宝塔高峙,灿烂一新,影拂虹霓,铃声回荡,古风犹存哉!”

2010年10月,晋阳古城遗址列入国家首批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。2021年11月,再度列入全国大遗址保护开发重点项目名单。2022年4月19日,晋阳古城考古队发布新发现,在位于晋源苗圃的瓷窑遗址清理出3处瓷窑炉遗迹、9处灰坑和近万件瓷片。根据遗迹及器物判断,该瓷窑为一处重要的隋代瓷窑,是山西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瓷窑址。这一新发现为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支撑。相信随着晋阳古城的重见天日,昔日的辉煌将再放异彩。

旧志曰,古城即唐叔虞始封子燮徙都之所,后智伯引水灌之,城不浸者三版是也。晋刺史刘琨筑,魏静帝置晋阳宫,北齐置大明宫于内,历代相守。至宋太宗御此城,受刘继元降,始废。使历代藩镇之地竟为丘墟,岂不深可叹邪! 日阳无时不照,惟夕则落晖光耀西山,而西山紫气缥缈,与此城相映,足为奇观。噫吁! 山河如故,当时之人民安在,庐舍安在,繁华富贵又安在! 只留断垣遗址,衰草寒烟,夕阳一照,而怀古者不能不寄慨云。

因版面有限,文章略有删节。
图片由作者提供。